

芝山南學傳上卷

內集前篇

此篇攸叙。則博採舊記。潤色而文之。考定而成之。到事實乃直書。固無所虛飾夸毗。復無敢以己意漫貶抑先覺。

南村傳

南村氏號梅軒。按非髡髮者。當有俗稱然今不可考。不識何處人。竊疑大內家臣防州之產也。漂泊周流。來客于吉良豫州牧。常讀孝經四書。間講孫吳。魏尊道義。淵默躬行。爲人沖澹恬靜。不羨榮耀。咬得菜根。筆韻晏如。嘗語宣義曰。進學有漸。毋欲速成。唯當循々不已矣。不已則途必有得焉。既有得則又不能自已。故學而三年無間斷。則許君必有所得也。教學者必以存心謹言篤行。曰三事爲修爲之基。道雖廣邈。其實備已。認得爲己。則弗絲貧富而添減。弗絲利害而浮沈。確乎操定。是學問之效驗也。又作三十六策問。籍缺言略。不審其目奈何矣。挽豫州刺史詩曰。昊天不憫奪元勳。恰若妖星隕蜀軍。滿目潸然明未滅。丹心願染素絲君。事在天文辛亥秋九月。後不的知所適平生與使君及宣義問答之言。詳見于南史。

清處士曰。余聞國朝史。昔有南湖先生出焉。解釋聖經。爲王朝儒學中興之唱主。南村先生出焉。論談道學。爲南方經義勃起之濫觴。贊曰。南村有梅。幽芳絕妍。孤立萬花之頭上。獨步天下之春先。

豫牧傳

豫州牧。源姓吉良氏。字曰宣經。在弘岡城。在王府西數里。爲三郡牧。系出於鎌倉將軍賴朝卿弟。土佐冠者希義。初於豫州吉良。賜朝宿地。因以爲氏。爲人溫和聰敏。屈義從諫。文不委靡。質不鄙野。國郡整理。諸士心服。學於南村梅翁。夙夜匪懈。以通書義。嘗訓其子曰。明主有四得。得已而後得取人。得時而後得勝敵。智到遠制。敵。故克永保其邦家。暗主有四失。失時而後失勝敵。失人而後失自己。悞到近忘己。則貽戮辱於後昆爾。其明暗之分。不可不辨也。乃鑒諸士評定法令十數件。又選軍律。載在古記。己酉冬深雪夜。詣谷將監之家。收謀臣而論大策。時天下板蕩。故有并吞四州戡亂之志。辛亥秋九月朔。伐秦元國。染恙營中而歸。以其十二日告終。歲三十有八。武功未成。文運中否。可勝惜哉。其最耐錄者。至孝慈惠。不敢慢人殄物。不惑如楊秉。好賢如緇衣。真有人君之度。

清處士曰。宋太祖雪夜幸趙普之第。遂定下江南之議。豫州牧雪夜行谷氏之宅。既杖取四州之策。英雄之心。偶然相同。其廣狹者地也。其濟廢者天也。縱聖者亦如其天何耶。史論熱鍊太

過。果斷稍不足。乃非。

宣義傳

宣義者吉良氏也。稱右近。爲宣經之從弟。君臣顯微誠。猶良朋偲々而切磋。情意歡協。猶舟楫水魚之相資。爲人木強方正。足爲士之儀表。好學多才。嘉謀善算。見於史冊。宣經既逝。世子宣直襲封。不類先考之德。嗜禪空耽閑散。而不能勤勵政事。嘗欲薙髮緇袍以持戒。宣義諫曰。平相國北條家。爲侵跋扈悖逆之罪。怖天之照臨。怕神之降監。欲憑佛護以厭殃釁災。是躋蕭衍劉裕之蹟而已。今居君位擬沙門。便非明倫正名之義。爲誕不赴。其事乃止。宣義預慮方命而圯族懈惰而覆宗。日以爲憂。直諫不休。嗣君稍疏。小臣覘譁譏間曰。先君病革時。彼勸廢長立幼。豈無違禮不祥乎。其意欲自擅。非爲國而計也。衆口鑠金。積毀銷骨。未遑覈真僞。先赫怒責譴。刀鋸迫肩。鼎釜接前。宣義將墜不測之淵。辭色自几々。旣所竄極。每晨拜先主影。永祿壬戌春。不食累日。竟死。熟考其顛末。苟非忠純貞亮。乃不能也。宣義卒未幾。吉良家亦夷滅。敵攻陷鹿城。時男求馬死之。有女既嫁。播貞烈之名。聞人莫不灑泣也。

清處士曰。宣義父子之死。忠孝兼成一家之風。亶千古之赤心。不負所學者也。在昔蜀相孔明圖恢復。而卒於五丈原。其子瞻禦寇圍死於綿竹。忠肝與日星耀。義氣與金石堅。雖以我楠正成父子較之。令聞廣譽。猶恐難並立。矧宣義父子。爭望同閼宮。然而忠義之志。則應莫攸。